

世界文学名著书林

# 中短篇小说选



狂欢节

[德] 霍普特曼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书林

中 短 篇 小 说 选

狂 欢 节

〔德〕 霍普特曼

占川江 译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乌力吉

## 世界文学名著书林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海拉尔市新春路08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金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0 字数：2100 千字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

ISBN 7 - 80506 - 913 - 1/I·364

定价：416.00 元

# 目 录

|         |          |       |
|---------|----------|-------|
| 狂 欢 节   | 〔德〕霍普特曼  | ( 1 ) |
| 道口看守员蒂尔 | 〔德〕霍普特曼  | (19)  |
| 索阿纳的异教徒 | 〔德〕霍普特曼  | (45)  |
| 山区牧人的故事 | 〔德〕霍普特曼  | (52)  |
| 婚礼进行曲   | 〔挪威〕比昂松  | (113) |
| 曼桑纳上尉   | 〔挪威〕比昂松  | (158) |
| 父       | 〔挪威〕比昂松  | (212) |
| 灯塔看守人   | 〔波兰〕显克微支 | (215) |
| 音乐迷杨科   | 〔波兰〕显克微支 | (229) |

# 狂欢节

〔德〕 霍普特曼

占川江 译

船帆匠基尔勃洛克结婚已一年了。湖畔有他一笔很可观的产业：小房子、院子、花园和一些耕田，牛棚里有一头母牛，院子内鸡鸭成群，猪圈里还有三头今年要宰的大肥猪。

基尔勃洛克比他的女人年长一些。虽然这样他生活的兴趣较其他女人毫不逊色。基尔勃洛克和她，犹如婚前一样，都酷爱跳舞，基尔勃洛克惯于这样说：“小玛丽。我说，那种结了婚便如进了修道院的人真是傻瓜，”他那雄健的双臂紧紧地拥抱着他女人丰满的身体补充着说，“而我们这里饶有趣味的的生活，如今才刚刚开始。”

事实也如此，除了短暂的六个星期之外，这对夫妇新婚的第一年过得如同一个节日一样。就连这六个星期也只是使他们的生活稍有改变而已。每当华尔兹舞曲的旋律，随着风飘入这家偏僻的小屋子的窗户时，他们就把婴儿交给祖母，高兴地去参加舞会去了。

不但村中举行的舞会，基尔勃洛克夫妇次次都参加，而且连邻村举行的舞会，他们都逢场必到。如果祖母病了——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他们便不得不将这个“不识时务的小家伙”也带到舞厅中去。然后只要行的话，他们在舞厅中给孩子安排一个地方，一般是安排在两个椅子上面，在椅子靠背上挂上围裙和头巾应急地用来遮挡灯光。就这样，这可怜的小东西，在乐器的一片吹打喧闹声中，在跳舞者的一片欢笑杂沓声中，在一股烟尘酒味的气氛中经常睡过天数个整夜。

在场的人对此感到很诧异，船帆匠则总是这样回答：“这样做，他还是基尔勃洛克爸爸妈妈的儿子，懂吗？”如果小古斯塔夫哭闹起来，他母亲便在业已开始的一轮舞蹈结束之后，立即冲过来拉起孩子，把他带进那阴冷的前室。在那里她坐在扶梯的踏级上，或找一个别的地方，把她那因为喝酒跳舞而热得滚烫滚烫，累得喘息不停的乳

房凑到孩子的嘴里。孩子贪婪地把乳汁吸吮一空，孩子吃饱后，常常会露出兴高采烈的样子，这给两位父母带来了莫大的快乐，因为孩子的这种快意持续不了多久，便会深沉得像死了一样地睡去，直到第二天早晨才会醒来。

夏季和秋季一晃便过去了。有一天，雪下了整整一夜，当船帆匠走到大门前时，大地已披上了银装。白雪覆盖着针叶林的树梢，这一片松林围着湖和他所居住的小村子的平原。

船帆匠心中暗暗得意。冬季是他最欢喜的季节，雪使他想起白糖，白糖又使他想起格洛克那种美酒，格洛克又引起他脑海对节日温暖明亮的房间的联想，尔后那种联想又立即把他带到冬季人们习惯庆祝的美好的节日中去了。

他暗暗高兴地瞧着那些前进缓慢，行动非常别挪的船只，因为湖面上已结起一层薄冰。“冰马上就会结得厚厚的，于是我最美妙的时刻便来到了。”

如果把基尔勃洛克先生简单地看成游手好闲的二流子，那就错了。恰恰相反，在干活时他比任何人都勤勉。如果因为湖面封冻而使船舶航行和其他有关的活计突然整月整月停止的话，他对此也毫不埋怨，而是在这空闲中看到一个值得欢呼的、令自己非常喜爱的时机。

一只短烟平衡在他嘴里，烟斗中喷着一团团烟雾，走下湖岸的斜坡，来到湖边。他用脚轻轻地踩了一下冰——出乎他意料之外，稍加压力冰立即就破碎了。虽然船帆匠只是相当小心地试了一下，但还是差一点掉到湖里去。

他捡起掉在地上的烟斗，边咒骂着边往回走。

一个一直瞧着他的渔夫朝着他喊着：“船帆匠，你想溜冰了？”

“一个星期之后，为什么不能呢？”

“那么，我想买一张新网。”

“到底为什么呀？”

“这样，我可以把你捞起来，因为你一定会掉到湖里去的。”

基尔勃洛克痛快地笑看。正要想回敬这渔夫几句，他女人叫他去吃早饭。在回家的路上，他老是这样想着，他倒想尝尝洗冷水澡的味

道，因为干这类事情他还是门外汉。

基尔勃洛克全家进着早餐。

老祖母在窗前喝着咖啡。一个绿色的小方箱子被当作她的搁脚凳垫在脚下，她经常微微张开眼睛，担心地瞧着这个箱子。现在，她正颤抖着那细长干瘪的双手，打开身旁小桌的抽屉，动作把握不住地伸进抽屉摸索着，直到她的指头中间夹出一芬尼硬币，接着谨慎地把它塞进脚底下的那个小箱子的青铜箱口中。

基尔勃洛克和他的女人观察老人的一举一动，两人心照不宣地点着头。象以前一样，早晨当老人在抽屉中找到这对夫妇经常忘记替她丢到箱子里去的钱时，她那呆板、干瘪的脸上便掠过一丝内心满意的表情。

就在昨天，这位年轻的太太为此又把一个马克兑成了芬尼，她大笑着让他男人看这些小钱。

“妈妈真是一个很好的储蓄箱，”基尔勃洛克说着，他那贪婪的目光向绿色的小箱子投去，“谁能知道，这里仍有很多东西，还会有很多钱。一旦她死了，我们便会得到相当可观的一笔钱，对此你可以完全放心。上帝理应赐福给她，她不会死的。”

基尔勃洛克的话在这位年轻的妇人听来很入耳。她站了起来，摇摆着裙子，轻轻地哼起一支曲调：“到非洲去，到喀麦隆，到安哥拉……”

一阵猝发的狗叫声打断了她的歌声，洛脱，这条褐色的小狗，离这只绿色的箱子太近了，所以挨了老人一脚。这对夫妇放声笑着，而洛脱夹着尾巴，佝偻着背脊，样子可怜地钻到炉子后面，一直叫着。

老人口齿不清地骂着这条狗，基尔勃洛克冲着这个耳朵不十分方便的老人大声叫着：“对啊，妈妈。这条狗嗅到的东西，是你的箱子，这箱子是你所有的，谁都不该碰一碰，就是狗和猫都不准碰，是吗？”

“这是警惕，”他心满意足地说，接着便随着他女人走进院子，瞧他女人给牲畜喂食，“我们一文钱也不会少掉，不是吗，小玛丽？”

玛丽忙着搞饲料，虽然天寒地冻，但她还是高高卷起了袖口和裙子，她那健康、丰满的肢体在阳光下闪着亮光。

基尔勃洛克默默地满意地瞧着他女人，心头正享受着那种由于他母亲的吝啬而给他的前途带来的安慰，此刻他正陶醉于那种使他非常愉快的情景。他暗自兴奋地眯着一双愉快的眼睛，打量着那肥猪厚厚的背脊，在他的头脑中这些猪已成火腿、香肠和新鲜肉片了。接着他巡视了那个被白雪覆盖的小院子。这个小院子给基尔勃洛克一个用洁净的桌布覆盖着的餐桌的印象，桌子上面堆满了烤鸡、烤鹅、烤鸭，尽管这些成群的鸡鸭还活着。

玛丽太太悉心于给她的禽畜喂食。好久了，从大门里传来孩子可怜的哭喊声。这种情况使她实在无法干活了。她把家中六畜兴旺看作愉快生活的一个重要条件，而把孩子只不过看成这种愉快生活的障碍而已。

这天是狂欢节。全家正在用咖啡。只有一岁左右的小古斯塔夫在地上玩耍。他们做了煎饼，大家心情都很好，一方面是因为煎饼美味的缘故，另外由于到了星期六，而最主要的是今天他们将参加村子中举行的化妆舞会。

小玛丽将扮作一个园丁，她的一套衣服业已挂在散发着巨热的灰色大壁炉的旁边。这个壁炉中的火，从一个月前从未有过的大寒以来始终整日不息。这次大寒使湖面也封冻起来，以至满载货物的卡车也能绝无危险地在上边行驶。

祖母和往常一样蜷缩在窗边她的宝贝上面，洛脱这只小狗被炉子的火光照得通红，它躬着身体躺在炉门前，炉内不时发出轻轻的喵喵声。

今天的化妆舞会据说是今年冬天最后一次盛大的娱乐活动。在这次盛大的化妆舞会中，人们一定要痛痛快快的玩个够。

到目前来说，今年冬天过得最舒畅了。基尔勃洛克夫妇在自己家中、在别人家中，度过了节庆、舞会和宴会，仅仅只干过几次小活儿。钱包渐渐瘪了下来，牲畜也越来越少了。这种情势必影响这对夫妇的情绪。

自然，他们常常会从对来年夏天收获的憧憬中得到安慰；特别当想到那空空如也的钱袋时，只要瞟一眼祖母的钱箱，这闷闷不乐的心



境就会转好。

老太太脚下的绿箱子，在任何情况下对于这对夫妇都显示出巨大的安慰力量，猪如果染了瘟疫，他们便会想起这只绿箱子，心情也就会平静下来。要是船帆布涨价了，再不客人变少了，他们也会想到这只绿箱子，于是又会得到安慰。

只要这对夫妇发现家计似乎显示出逆差时，他们还是以对这只绿箱子的畅想来排除那种对此的重重忧虑。

确实，这箱子让人产生种种神往，以至他们惯于把何时能开启这个箱子看作他们生活中最兴旺的一刻。

对于如何使用这箱子中所有的钱。他们老早就决定了。首先，其中的一小部分是用于也许是去柏林的大约为期一周的痛快的旅行。旅行时当然不能带小古斯塔夫。这段日子，他们能把孩子安放在湖彼岸的斯丹盆村的亲友家中。

一讲起这次旅行，这对夫妇的心头真是充满了欢乐的激情。男的认识，这是一次必然非常舒适的旅行；而女的则讲着莱恩茨马戏团，讲着哈绳海特和其他娱乐的地方，她陶醉在她少女时代的回忆中了。

如同往昔一样，今天他们又讲起了关于这次旅行的话题，这时古斯塔夫却以他奇怪滑稽的表情把他们谈话兴趣吸引到他自己身上来。他举起了他那两条尽是裂口的手臂，好像想说：“听！”在他肮脏的嘴巴中发出了犹如癞蛤蟆一样的叫声。

父母全都尽力隐藏着心中的喜悦，久久瞧着孩子滑稽的举动。最后他们终于感到孩子闹得太过分了，禁不住大笑了起来，笑声响得使古斯塔夫吃惊地哭了起来，响得连祖母也转过了她那张毫无表情的脸来。

“嗯，别哭，傻孩子，别哭。不会有人敢欺负你。”母亲安慰着，她穿着红色的紧身衣站在孩子面前，看上去已有几分女园丁的样子了。“你究竟在搞些什么，”她接着说，“你的身体和臂膀就像走钢丝的杂技演员一样摆个不停，就像你舅舅捉住的兔子。”

基尔勃洛克刷着晚上要穿的黄色燕尾服，微笑着说：“湖。”他在说“湖”！

从窗外确实不时传来时大时小的犹如低音喇叭那种悠长的声音，这是巨大的冰层下面的水浪冲击声，孩子初次听到这个声音，正学着这种声音。

离傍晚越近，他们就越发喜形于色。他们相互帮着穿衣服，插科打诨，疯疯癫癫地相互取笑着。这一套，在长期的寻欢作乐中，基尔勃洛克已学得得心应手了。

这位年轻的太太不住地笑着。但当她看到基尔勃洛克拿出来的那张画成灰白色的鬼脸的面具时，玛丽的心头猝然为一种恐惧所袭。基尔勃洛克把那张假面具戴上，就像他所说的，他要教训教训那种胆小如鼠的人。

“拿开你的面具，我请求你，”她浑身颤抖地叫道，“你看上去像一个入土已有三个星期的死人一样。”

老婆的恐惧令他无比高兴，他双手捧着这具鬼脸儿随着她转，因此不管她的脸扭到什么地方，那鬼脸儿一直晃在她的面前。最后她真的生气了。

“上帝呀，我讨厌你这张鬼脸。”她哆嗦着，双脚蹬着地面；而基尔勃洛克捧腹大笑地一屁股倒在木椅上，木椅吱吱作响，差一点被压坏了。

他们终于穿戴完毕。

他——一个“缢死鬼”：黄色的燕尾服，天鹅绒裤子和扣带鞋子，头上放着纸盒盖做的里面塞着鹅毛的墨水瓶。

她——一个园丁：平滑的头发上套着常春藤和纸制的玫瑰色花环。

时针指着七点时，他们离开家。

遗憾的是古斯塔夫这一次一定得带去。虽然“女园丁”为此感到心情不舒畅。

祖母最近中风了，因此一点点活儿都不能给她干，但在万不得已时，她还得自己穿衣服、脱衣服，所以她筋疲力竭。

他们给老人端来了一点吃的东西，放在灯下的窗板上，于是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直到次日的早晨不去过问这个老人。

与老人告辞时，凑到她的聋耳旁边高声叫道：“我们走啦！”没多久，坐在窗前的老人和躺在炉边的洛脱便成这屋子的主人，基尔勃洛克在外面反锁了门。

那口旧钟的钟摆嘀哒、嘀哒有节奏地摆着。老人沉默着或者用刺耳的声音单调地祈祷着。洛脱躺着，时而打一声呼噜。此刻户外传来湖下隆隆作响、清晰可闻的水浪声，湖面被周围墨似的松岗裹得严严实实，湖面在目光下闪闪发亮。

基尔勃洛克夫妇踏进舞厅，受到一只吹奏曲的欢迎。

“缢死鬼”引起了非同一般的轰动。女园丁们、女商贩和流浪者狂叫着逃到她们的骑士、农奴和铁路工人身边。这些人粗笨的身体上套着紧窄的衣服，身边挂着漂亮的、布满缺口的剑。

船帆匠对于他的面具所产生的影响感到特别的满意。像饿狼赶小羊一样，他把一大群女人和姑娘从这里赶到那里，足足有三个小时，以此取乐。

“喂，缢死鬼朋友，”有人向他喊道，“你真像一个三度被绞死又被解救出来的人。”还有一个人劝解他，应该喝一点烧酒，这样玩乐。

关于喝烧酒的建议是多余的，因为这个缢死鬼已经喝了大量烧酒，在他的头脑中浮现着另一个化妆舞会，取代了那个现实的舞会。

他浑身发热，兴高采烈，以至他在此时此景下，似乎与真正的缢死鬼一起痛饮着，而不方便露出真面目。

十二点钟左右，大家取下了面具。此刻，基尔勃洛克的朋友从四面八方向他冲来说，他们真的没有认出他来：“你太疯狂了。”

“你这个倒霉的捣蛋家伙，你这个缢死鬼。”

“扮死鬼，这我们可真没想到，”一个业已酩酊大醉的船夫嚷着，“除了船帆匠外，还有谁能三次上绞架，还有谁能引起这样的轰动。”

人们大笑。

“船帆匠，到底是船帆匠。”人人都这样说，而今天，基尔勃洛克也像往时一样，大有晚会英雄之感。

“再没有什么比扮死人更有意思了，”他向着混乱的人群嚷嚷着，“但我还胖了一点。搞下去吧，奏乐，奏乐！”——他的叫声得到大

家的响应。

“奏乐，奏乐，奏乐！”那一片混乱的叫声，越来越响，一直到“乐队”乱七八糟、不入调门地奏起乐来时，才停息这种声音。人人都卷入了那一片混乱的狂舞之中。

基尔勃洛克发疯似地舞着，他用脚踏着拍子，狂叫着，他的叫声淹没了音乐的声音。

“我们要给人们看看，我们生活得很好。”当他闪过正在向他和气地微笑的小提琴手面前时，基尔勃洛克冲着他怒吼。

为了不失控的狂叫，小玛丽竭力克制自己。基尔勃洛克把她紧紧地搂在自己怀里，她差不多都没有了知觉。她觉得她丈夫在这种醉生梦死的娱乐中简直在受罪了。他简直筋疲力尽了。

舞会休息的时候，他死命地灌着烧酒，并且也为朋友们劝着酒。“使劲喝，弟兄们，”他含糊不清地叫着，舌头有些不听使唤，“你们不能搞倒我，我的老婆是一个十分结实的女人，非常结实，非常结实。”他拖长声音不住地重复着，意味深长地眨着眼睛，拿起一杯烧酒，把握不住地端到了嘴边。

舞会业已达到了高潮，很就到了尾声。大部分客人离开了舞厅，基尔勃洛克和他的女人以及好些同样兴致勃勃的人毫无倦意。古斯塔夫这一次幸运地被安置在一个漆黑的前室里，因此人们较平时少受了一点他的干扰。

最后连奏乐的人都回家去了，于是有人建议自己来弹奏《上帝祝福考恩》这个曲子，人们都同意了。

在弹奏着这个歌曲的时候，已经有昏昏然睡去，这中间就有基尔勃洛克。

当晨曦的微光惨白得如鬼域般地爬过窗帘时，他们又都醒过来了。船帆匠睁开眼睛，便嘶叫着唱完了那支歌，适才他是在这支歌声中朦朦胧胧地睡去的。

天渐渐亮了。基尔勃洛克大声嚷着：“孩子们，我们不要回家，懂吗？因为天亮了，所以我们不回家。”

有几个人反对道：真的玩够了，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头！而另外几

个人则赞同基尔勃洛克的话。

那干什么呢？”

有人提出到哈伊达酒店去。

“对，孩子们，让我们去林间吧，即使那边的地上还有雪覆盖着，也没关系。我们一起到哈伊达酒店去。”

“空气多新鲜啊，空气多新鲜！”很多人不约而同地叫着，大家都向门口涌去。

太阳出来了，一个星期天又开始了。太阳犹如一块烧成了深黄色的金属板，躲在那黑炭似的松树丛的枝干后面，这松林离开这旅店只有数百步远，它伸向湖面。一柱深黄色的光线穿过树干，透入林间的缝隙和那树梢黝黑的针叶丛，给大地和天空抹上了淡红色的光辉。天气十分寒冷，但地上没有雪。

大家纵情的呼吸着新鲜空气，拍打着粘在身上的那种舞会上的气味。有几个适才还反对继续玩下去的人，现在感到精力充沛，以至也对此称是了。另外有一些人说，继续玩下去好是好，不过人们都需要换衣服了。不然，穿着这种衣服要给人家笑话的。对于这一点大家没有什么可持异议的。再者有好几个在场的人，也包括基尔勃洛克在内，他们都说得回家去看看。因此大家决定先回家去，到九点再碰头，好一块散步去。

基尔勃洛克夫妇先走了，还没有走的人中间的大多数都羡慕这对年轻的夫妇。他们说：“要是我们也能这样该多好。”当人们看到这个一直快快乐乐的丈夫，怀中抱着古斯塔夫，携着他女人的手臂，放声高歌着拐入灌木林间回家去时，就开始七嘴八舌的议论。

家中一切都井井有条，洛脱欢迎着这对夫妇，老人还躺在床上。他们煮了咖啡，叫醒了老人，告诉她说，他们马上又要出去。老人瞧也没瞧他们一眼，然后就嘀嘀咕咕地骂起来。他们给了老人两个钱，使老人安下心来。

玛丽太太正给这小古斯塔夫换衣服时，头脑中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哦，我们玩得差不多了吧”她说道，“我们也应该在家中呆呆了。”

基尔勃洛克十分不快。

“我感到头痛背酸。”

喝一杯浓的黑咖啡是会消除一切疲劳的，他这样解释道，但去是一定得去，因为这次散步是由他们自己提出来的。

咖啡终于起了作用。他们给古斯塔夫穿着停当，一切就绪，正待出门时，来了一个船民。这个船民想在星期一上午之前补好一张船帆。他又补充道，在明天中午将参加一个盛大的快艇比赛，这帆是在玛丽号冰上小快艇上派用场的。

基尔勃洛克拒绝了这件活计。可不能为了那么几个小钱，让人夺走他星期天的欢乐。

这个船民保证，对此他将付给基尔勃洛克较高的报酬。但是基尔勃洛克还是拒绝了。工作日是工作日，星期天是星期天。

他们边谈判边离开房子，船民最后说了，如果他能得到一点必需的帆布，他就自己来缝补这张帆。就连这个要求也给基尔勃洛克拒绝了，就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不能让自己在手艺上出差错。

人们在旅店前汇集。寒冷被太阳驱走了很多，所以这次散步一定是一次例外的，使人心旷神怡的散步。

丈夫们同他们的女人闲谈、调笑，引吭高歌，像公羊一般在那林间被冻硬的苔藓上蹦跳，冻硬的苔藓被踏得吱吱直响。森林里回响着人们的欢笑声、高歌声。大家兴趣越来越高，因为为了御寒，他们还带上了几瓶高级白兰地。

自然在小酒店人们又一次欢舞起来，到了中午，大家都回家了，此刻人们的兴致也大大地减少了。

两点钟时，基尔勃洛克夫妇已站在自己家门前了，他们脸上稍带倦意，不过可不是因为吃得太多了。船帆匠正要把钥匙插入门锁内，便犹豫地转过身来。他的心里有着一一种他所厌恶的空虚。

于是，他的眼光瞥向犹如一面巨镜的湖面，湖面上活跃着溜冰者和雪车，阳光下湖面上的冰闪着光，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主意。

“小玛丽，我们再出去玩玩，怎么样？——一到湖对面斯丹盆，你的姐姐那边去，怎么样？——中午时候睡觉太无聊了。”

这位少妇太累了，她解释着，实在走不动了。

“这有什么。”他回答说，立即跑到屋后的车房里去，取出了一辆涂着绿漆的木头雪车。

“这行了吧，我想。”他接着说道，忙着穿上那双挂在车椅背上的滑雪鞋。

还没等玛丽考虑一下，他便抱着古斯塔夫坐在雪车中了，雪车在她丈夫那双刚健有力的手臂推动之下，飞驰在光亮平滑的冰面上。

大约在离岸四十米的地方，这位少妇又转过头来看见那船民正打着她家的大门。肯定是看到他们来了，为了修补那张帆决定再来拜访基尔勃洛克一次。

她告诉了她的丈夫。

他停住了，转过身看着，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把他女人弄得莫名其妙。这个男子拿着他的帆如此有信心，如此有耐心地站在他们的家门口，殊不知他所认为业已回到家中的人，早已飞驰在他身后的湖面上。真是可笑极了。

基尔勃洛克说，不见那男子倒好，否则他这次饶有兴味的溜冰又要化为乌有。

在滑冰时，他常常回头去看，看看这男子是否还在那边，直到他带着孩子、女人到了彼岸时，他还能看到那男人缩成了一个小黑点，慢慢地朝着村子的方向离去。

在斯丹盆开着一家饭店的亲戚为这对夫妇来访很高兴。那边已有好几位朋友在座了。他们受到了主人的热情款待，给他们端来了咖啡、煎饼，之后又端上了烧酒。最后，男人们一起玩牌，女人们在一起闲谈着一些轶事趣闻，除了亲戚之外，房中还有几个城市里的人。天近黄昏，他们便急急地动身回家。

“先生们，外面月色很好，”主人说着，收了酒账，“再者，冰上往来是十分安全的，你们别急。”

这几个城里人还是上路回去了，他们打赌说绝不是因为害怕。

“胆小的城里人。”基尔勃洛克轻轻向着他的姻兄耳语道。他的姻兄叹息着坐到基尔勃洛克的身旁，继续适才被打断的玩意儿。他高举

着酒杯，劝着基尔勃洛克饮酒，然后自己也喝了半杯。

“是吗，”其中一位太太向男子们问道，“那个孩子已完全健康了？”

“完全健康了，”有人答道，“他被幸运地救了上来，在床上安稳地躺了两个小时之后，他突然大喊：‘救命哪，救命哪，我要淹死了！’”

“救命哪，救命哪，我要淹死了！”基尔勃洛克高喊着，他的酒性又发作起来了。他把最后一张牌掷到桌面上，微笑着把赢得的一些钱币挪到了自己身边。

此刻，人们正谈论着一个男孩大白天掉到湖面冰层开口处去的事情，要不是最后一刻有几个工人赶来的话，他一定会被淹死的。溜冰的人全部知道这个冰层开口的地点：开口处是在湖的南端，有一条小小的暖流流过这里。

大家对这个不幸事件的发生感到非常惊奇，因为这个地点并没有覆盖着会使人发生错觉的薄冰层，它的开口始终露在外面。大家说，要么这个孩子大约是闭着眼睛在滑冰。

基尔勃洛克赢了不少钱，致使他兴奋地感到，似乎早已结束的化妆舞会现在才圆满结束，因此没有多少周折，他便允从了他女人的请求，终于动身回家了。

他们匆匆地告辞了朋友们。人们还忙着相约在下个星期举行一次小舞会。基尔勃洛克向大家保证，一定参加下星期的晚会。大家说定后，终于分手了。基尔勃洛克一家向湖边走去。

一轮满月如同一个光芒四射的晶莹巨球当空挂着，月光直射在蓝色的冰层上面。那满月把朦朦胧胧的月色奥妙地撒向了万物。空气和大地似乎已在严寒中冻僵了。

小玛丽带着孩子坐在雪车上已有一会儿，基尔勃洛克还骂声不绝地忙着穿那双滑冰鞋。他的手冻得不听使唤了，一时穿不好。古斯塔夫哭着。

基尔勃洛克的女人催促着她丈夫赶快上路，寒风如同针尖一样在刺着她。这一点基尔勃洛克也清楚，他觉得好像有人用金刚钻在划着



他脸上和手上的皮肤。

他终于觉得脚底下已踏着坚实的冰层了。但他的双手还抓不住雪车，因此他把双手插入口袋中，好暖暖手。此时，他从冰层上掘起了几个冰块。冰，结得坚硬结实，丝毫没有融化，像玻璃一样透明。

“十分钟之后；我们就在岸上了。”他担保着，把雪车猛地一下推动了。

他似乎在开着玩笑一样，猛推着车子，雪车在冰面上飞也似的朝着湖对岸窗中亮着灯光的基尔勃洛克家的屋子方向驰去。这是祖母上的灯，这灯常常指引着基尔勃洛克。即使在月光全无的漫漫黑夜中，基尔勃洛克也能借着这灯光安全到家。

从斯丹盆的饭店直接向灯光驰去，路上都是坚硬。“这才是一次尾声的娱乐。”基尔勃洛克沙哑着嗓子向他女人叫道，他女人冻得牙齿直打颤，一声不吭。她紧紧地抱着古斯塔夫，古斯塔夫冻得轻声地啼哭着。

船帆匠看来真是不知疲倦，虽然疲累了多时，但在月光底下的溜冰对他还是正中下怀。他使尽伎俩，卖弄着本事，他双手抛开雪车，让车子发疯似地在冰面上滑动，而自己跟在雪车后飞滑，就如鹰隼紧跟在它的猎物后面一样。他不时寻欢作乐地抛着雪车，以致使他女人吓得惊声尖叫。

湖对岸基尔勃洛克家屋子的轮廓变得越来越清晰了，他们已能辨认出这屋子的一扇扇窗户，能够看到祖母灯光下的身影，这时天色忽然晦暗了下来。

基尔勃洛克吃惊地转过身子，他觉察到一块巨大的黑云，那云块黑压压地推向了整个地平线，正不知不觉地在他身后升起来，很快黑云便吞没了那轮满月。

“要快啊。”他说着，以双倍的速度推着他的雪车飞驰在冰层上。

基尔勃洛克的小屋还披着月光，但那黑云的阴影慢慢爬到了湖面的上空，湖面和屋子都被遮盖住了。

基尔勃洛克只顾朝着祖母的灯光处滑去，他嘀咕着，他什么都不怕。但那种无形的暴力驱使着他加快速度。